



青创村 OPC 成长记

(四)

前情回顾

入驻“青创村”第二周,运营负责人冯铮以邮件形式通知全体创业者参加首届路演分享会,并明确其表现将影响季度考核,打破了此前轻松的氛围。前大厂员工林远舟展示其情绪预测算法模型,却被投资人反问“是否预测过自己路演能否成功”,他坦承未曾将自身数据纳入模型,引来冯铮的遗憾。随后,心理咨询师苏小眠播放了一段真实咨询录音,呈现创业者的焦虑与疲惫,并强调自己提供的不是传统咨询,而是一个允许“不成功”的安全空间。投资人转而关心她自身的情绪照料,她坦言仍在学习中,表面微笑,下台后却难掩内心的紧张与脆弱。整场路演既暴露了各项项目的短板,也触及了创业光环下个体真实的心理重负。

陈默的出场是冯铮特意安排的——压轴。这不是因为他的项目有多强,而是因为他的知名度最高。在座的几位投资人虽然不一定刷短视频,但都听说过那个“摆摊的前程序员”。冯铮想让这场分享会有一个有话题性的收尾。

但陈默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安排。他只是排在最后一个,上台的时候手心全是汗。

他没有做PPT,也没有准备演讲稿。他只是在台上站了几秒钟,然后说了一句话。

“我叫陈默。我不太会讲这些。”

台下有人笑了,是那种善意的笑。但陈默没有笑。

“我上个月还在摆摊卖淀粉肠。一块五一根,一天能卖两百根,赚三百块钱。然后有人拍了我,我火了,然后我就到了这里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,好像在组织语言。

“很多人问我,你一个学计算机的,怎么去摆摊了?我说因为找不到工作。他们又问,那你火了之后为什么还要来青创村?我说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火多久。”

他的声音没有起伏,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。

“我的‘产品’就是我自己。一个在路边摆摊的、学计算机的、被裁员的、意外走红的年轻人。你们可以叫它‘真实’,也可以叫它‘人设’。我自己也分不太清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但我知道的是,如果有一天我不火了,我还是会回去摆摊。因为那是我唯一确定能做好事情。”

他说完就下去了。没有提问环节,没有人举手。台下安静了几秒钟,然后响起了掌声。掌声不算热烈,但持续了很久。

戴金丝眼镜的女人这次没有敲键盘。她合上了笔记本电脑,凑到冯铮耳边说了句什么。冯铮的表情很微妙——既不是高兴,也不是失望,像在思考一个复杂的方程式。

分享会结束后,陈默是第一个离开的。

他坐电梯下楼,走出大门,站在青创村门口的那条小路上。三月的风吹过来,他打了个哆嗦,发现自己刚才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,点上,吸了一口。手机响了。是他的妈妈打来的。

“默默啊,今天怎么样?那个什么分享会还顺利吗?”

“挺好的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上去讲话了没?”

“讲了。”

“讲得好不好?有没有人夸你?”

“有。”他把烟掐灭了,“妈,我先不说了,有点累。”

“好好好,你早点休息,别熬夜——”

他挂了电话,把手机塞回口袋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

过了一会儿,他转身往回走。路过一楼大厅的时候,他看到了清洁工老周。

老周正在擦前台的桌面,动作很慢,像是在擦拭什么贵重的东西。看到陈默,他停下了手里的活,笑着点了点头。

陈默也点了点头,准备往电梯走。

老周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,递给他。是一瓶矿泉水。

陈默愣了一下,接过来。水是常温的,瓶身上还带着老周口袋的温度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
老周摆了摆手,继续擦桌子。

陈默拿着那瓶水进了电梯。电梯门关上

的时候,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。水是普通的矿泉水,没什么特别。但他喝下去的时候,觉得喉咙里堵着的东西好像松动了一点。

同一天晚上,苏小眠在三楼的工位上坐了很久。

电脑屏幕已经自动休眠了,她盯着漆黑的屏幕,脑子里反复回想着金丝眼镜女人问她的那句话。

“你自己的情绪,谁在照顾?”

她不知道答案。

手机亮了一下,是妈妈发来的微信:“睡了没?最近工作怎么样?”

她打了几个字,删掉,又打,又删掉。最后只回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

然后她关掉手机,趴在桌上,把脸埋进胳膊里。

她没有哭。她已经很久不会哭了。

走廊里传来清洁车滚轮的声音。老周推着车经过三楼,看到她工位上的灯光还亮着,放慢了脚步。

他没有走近,只是在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。

然后他继续往前推车。清洁车的轮子在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,像某种温柔的、不会打扰任何人的白噪声。

苏小眠听到那个声音,不知道为什么,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地碰了一下。

她抬起头,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。

但她的桌上多了一杯热水。杯子是那种最普通的一次性纸杯,被小心翼翼地放在台灯旁边,还冒着热气。

她不知道是谁放的。

但那是她这一天里,收到的唯一一份不需要回答的东西。

深夜十一点十五分,林远舟最后一个离开青创村。

他走出大门的时候,迎面撞上一个人。是方之白,手里抱着一只皮影,嘴里还在念念有词。

两个人对视了一下,都有些意外。

“这么晚?”林远舟说。

“练功。”方之白简洁地回答。他看了一眼林远舟手里的电脑包,“你呢?”

“改代码。”

两个人沉默了几秒钟。沉默里有一种微妙的尴尬——他们都知道对方今天在路演上说了什么,但都不确定该不该提。

最后还是方之白先开口了。

“你那个算法,能预测关公吗?”

林远舟愣了一下。“关公?”

“皮影戏里最难的动作,叫‘拖刀’。”方之白比画了一下,“青龙偃月刀要在地面上拖出弧线,手上不能抖,眼神要跟刀走。我练了三年,还是做不好。你的算法能预测我什么时候能做好吗?”

林远舟想了想,说:“不能。”

方之白点了点头,好像这个答案早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“那就对了。”他说。

他把皮影往怀里拢了拢,朝地铁站的方向走去。走了几步,回头说了一句。

“不能预测的东西,才是最值钱的。”

林远舟站在原地,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。

10号线的末班车在地面下穿行。车厢里已经没什么人了,方之白抱着皮影坐在靠窗的位置,闭着眼睛,嘴里还哼着那种古老的调子。

他的皮影箱里,有一个刚做完的孙悟空。是今天下午趁着路演开始前做的,用的是最后一块牛皮边角料。

孙悟空的脸画得不怎么好看,有点歪,但他觉得无所谓。

因为这个孙悟空不是用来卖的。

他是做给自己的。

青创村四楼,老周检查了最后一层楼的电源和门窗,推着清洁车回到自己在一楼拐角的小房间。

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个小本子,翻到最新的一页,开始写。

“今天他们上台讲话了。都紧张,都假装不紧张。”

“林远舟被问住了。他答不上来的时候,我有点替他着急。但他没有编一个答案,这很好。”

“苏小眠放了一段录音。听完之后,我发了一会儿呆。我也很久没有什么都不想、只是安静地待着了。”

“小方那孩子,散会之后我看见他在天台

上对着路灯练皮影。灯下面有蛾子,他不赶,绕过去。有善心的人,手艺不会差。”

“小陈下来的时候,我给他递了瓶水。他喝了,说谢谢。上次他在这里打电话,对着手机说‘挺好的,妈’。其实那天我看见他在天台上哭,哭完了洗了把脸才走。这孩子心里装着很多事,但不说,像我以前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什么叫‘一人公司’。我只知道,晚上的青创村比白天安静得多。”

“安静的时候,我能听见他们每个人的键盘声。小林敲得最快,小苏敲一敲停一停,小方有时候敲着敲着就哼起戏来,小陈不怎么敲键盘,但他的鼠标一直在点,像是在刷新什么东西。”

“这些声音加在一起,像一首歌。”

“我以前是学通信的。我懂信号。”

“他们每一个人,都在发信号。”

“可能再过一阵子,他们就能收到彼此的频率了。”

老周写完,把本子合上,放在枕头底下。

窗外,10号线的末班车从地下穿行而过。车轮摩擦轨道的声音透过墙壁传来,嗡嗡的,像是这座城市夜里唯一的呼吸声。

他闭上眼睛,很快就睡着了。

(未完待续)

居民来稿

薄荷生凉夏

徐天喜

早年,老家门前有块小园,母亲爱在园子里种些小植物,其中的一种叫薄荷。

在我老家农村,人们夏季消暑,除了透凉的井水,就是薄荷茶。摘来新鲜薄荷叶,洗净投入沸水,熬煮不多时,清气便袅袅溢出。待其自然冷却后,啜饮一口,凉意便从舌尖透入心脾,比村口的古井水更解渴三分。

幼苗时期的薄荷,茎细叶小,不怎么起眼。几场夏雨后,便一蹿老高。茎节间生出的对生叶片,葱绿可爱。再过些时日,顶端就抽出花穗,开出淡紫小花,虽不艳丽,却自持一份清雅。清晨或傍晚路过,觉得空气里都浮动

着薄荷的丝丝凉意。

自五月割麦到八月收稻,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天气。母亲会早早起身,熬一锅薄荷茶盛在土陶钵里,一家人便能饮用整天。父亲从田里回来,挂好草帽便直奔灶房,用大碗舀起凉透的薄荷茶仰头便灌。咕嘟咕嘟地喉结涌动,一碗接一碗,直到三碗下肚后,长舒一口气,抹抹嘴说:“只有这个喝起来才解渴防暑!”

薄荷茶既解渴,还防治小疾小病。作为凉性的薄荷,村人常用来

缓解风热感冒等病状。家里人头疼脑热、感冒中暑,母亲便采一把新鲜薄荷,配上紫苏和生姜,煮水给我们喝。说来也怪,两碗茶汤下肚,热辣的喉咙,便舒缓了不少。

我从小就贪恋薄荷那份沁凉味,喝薄荷茶也喝出了经验:把茶水含在口中停留片刻,才慢慢咽下,这样才能感觉到薄荷的凉气和香气。

乡场上供销社的玻璃瓶子里,常常摆着米白色薄荷糖,一大块划成很多个小方块,比指甲盖大一点,两分钱。夏天,母亲赶场回来,都会从荷包里掏出两块薄荷糖给我。那时家里拮据,两分钱一块的薄荷糖,已属相当奢侈。可母亲总是说:“孩子吃点薄荷糖,心里凉快,身子就凉快了。”每次我把糖块放进嘴里,并不舍得大嚼,只用舌尖轻轻舔几下,甜味化了,就咬紧牙齿“嘶嘶”地吸气,那带凉气的香味,比薄荷凉茶浓。我把薄荷糖看得很宝贵,常把糖块含在口里轻轻舔几下就取出来,生怕一下子就舔完了。一小块薄荷糖,能让我舔一整天。

母亲也会采些薄荷叶做菜。凉拌或炒素菜,撒上薄荷叶丝,味

道大不同。我尤其爱吃母亲做的薄荷拌黄瓜。黄瓜切片,薄荷切碎,加盐加醋一拌,满口清爽。母亲说,小娃儿多吃些凉的,心不燥了,身就不热了。

几十年过去,老家小园早已废弃。每到夏季,薄荷的幽凉气息,便会在我记忆中萦绕。幸好,那年我在山里一农家避暑,向房东讨了三株带根的薄荷,回家种在阳台的花盆里。第二年开春,三株薄荷都齐刷刷冒出新芽。到夏天,就绿葱葱地长满了个满盆。自此以后的每年夏天,每天早晨就会采摘几片薄荷叶,再加几朵晒干的野金银花,熬好一锅薄荷茶晾着,供全家人一整天饮用。

炎炎长夏里,一叶出清凉。世间凉意有多种,井水的凉,树荫的凉,晚风的凉,但似乎都不及一叶薄荷的凉意来得透彻——薄荷之凉,沁人心脾,沁入走不远的记忆。这份凉意,从舌尖开始,一路凉到心底,然后顺着岁月长河,凉透几十年的光阴。而母亲给予我的清凉,则如当年舍不得舔完的小小薄荷糖,那份带着母爱味道的凉,在我记忆深处涸开,比舌尖感受到的凉意更绵长、更久远……

丰台学生优秀作品选登



《未来超能家园》

(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小学 周诗然 9岁 指导教师:王晨雨)